

谁与我同行

林哲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谁与我同行

林 哲

(闽)新登字05号

谁与我同行

林 哲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5.25印张 2插页 114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

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—80534—498—1

I·398 定价: 2.35元

在文学舞台上“跑龙套”

——《谁与我同行》自序

文字生涯于我，完全是由一连串偶然促成的。这一连串偶然或许就是所谓命运。1977年参加高考，我的目标是医学院，阴差阳错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。当时复旦校园里文学创作风气极盛，我不甘落伍也开始舞文弄墨，写下许多只能在中文系墙报上发表的作品。

1981年继发表“处女作”之后一连发表了若干篇小说和散文、诗歌。刚刚二十来岁的我，以为幸运之神向我展示了一条通往文学圣殿的康庄大道。和所有初涉文坛的年轻人一样，以为自己能创作出惊世骇俗、流传千古的文学巨著。

在这样幼稚的信念驱动下，我在格子上磋砣了整整十年。虽然已有我十万字铅印的“作品”，但绝大多数都已经被自己所淘汰，连自己都不愿意再读一遍，如何有勇气拿出来让人欣赏？

十年，究竟给我留下了什么？

十年来，我写小说，小说写我。写来写去写下一条并不平坦的心灵路程。

最初以为自己是真善美的使者，在笔下鞭笞、批判假丑

恶；后来我发觉真与假、善与恶、美与丑绝非泾渭分明，诸如《依骗与卡卡》，《安哥之死》……

性格、环境以及人们悟性的局限，导致着生活中绵延不绝的悲剧。很善良的动机也可能造成很丑恶的结局。安哥不就死于沉重的母爱么？

十年前以为自己看世界看人生看得透彻，十年后倒反而茫茫然，说不清道不明世界与人生是什么？也许，这就是成熟，这就是世故。东奔西颠、大起大落、十年沧桑仅仅换取这么一点成熟，这么一点世故。

我不是很有才气的，摘取文学桂冠的人绝不会是我。假如十年前就清楚明白地选择另一条路，学裁缝、学烹调，到如今也该是大师傅了。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更多的成就感了？

文学道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这条路很窄很窄，走的人很多很多，能够走到山顶的人绝少绝少。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没有找到这条路，所以只能称过去的十年是“文字生涯”而不敢称之为“文学生涯”。

文学太艰深又太富有诱惑力，一旦迷上，她就要索取你整个心灵，却可能不给你任何报答。因为你永远不会满足，你会不断地跟自己过不去。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你将很难突破自己。这时候写或不写你都会很痛苦……

我也曾想过改弦更张，却不知自己除了“文字生涯”之外还可能有什么生涯？每每搁笔一段便心慌意乱、六神无主。像一个嗜赌如命的人，输赢已无所谓就是要赌；又像传说里套上红舞鞋的人，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就是要跳舞，欲罢而不能！

……

写至此，翻开案头的一本书，恰巧翻到一段话：

“人被神确定他的追求。他内心永不休止的鞭策力就是他胸前揣着的一只鹰。一旦他在追求中回头，鹰就会咬噬他的心。要休息吗？对于一个胸前揣着一只鹰的追求者来说，永无休息可言。”

在你有机会选择的时候，你不懂得选择；在你懂得选择的时候已经不再有选择的机会了。一旦命运注定了你，你就必须在被规定的轨道上运行。

倘若将文学比作舞台，那么，我是被派定在这眩目的舞台上“跑龙套”。

倘若别无选择，我会认真地、尽职尽责地“跑龙套”。

最后强个调，在我走上文字道路诸多“偶然”中，有一“偶然”是五年前与Robert先生相遇。他离文学很遥远，却很热爱文学。这份遥远的热爱，无疑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。如果我放弃手中的笔，无论如何他是不理解、不谅解的。很难说这份压力于我的命运意味着什么。如今，稿费已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收入，若不是他在我动荡的生活中给了我一张平静的书桌，我断断不敢“煮字充饥”。

这本不成器的书就算送给Robert先生的吧。

1991.5.28.

于北京

目 录

“在文学舞台上“跑龙套”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——《谁与我同行》自序

依骗与卡卡	(1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流浪的心	(31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谁与我同行	(84)
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海的旋律	(98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家	(109)
---------	---------

临归之日	(120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安哥之死	(13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疯姑娘阿珍	(143)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依 蹠 和 卡 卡

古城方言，管瘸腿叫蹠脚，捡或拾与普通话“卡”谐音。

依蹠是西门油条店师傅，他幼年患了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，亲戚邻居都叫他“依蹠”，大名很少有人知道。卡卡是依蹠在路边捡到的小女孩。

十年前，依蹠死了，卡卡成了大学教授家的公主，前不久古城举行少年钢琴比赛，卡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十分地神气。而依蹠早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干干净净了，连卡卡都记不住他是什么模样了。

依蹠与卡卡一段传奇般的缘份，很蹊跷，很神秘。

2

清早三点，破旧的马蹄钟有气无力地响了起来。

依蹠还在睡梦中便开始进行一套早已习惯了的起床的动作。他从女人那肥大粗壮、皮肤粗糙的腿底下抽出自己那条可怜巴巴的小细腿，坐起来，猫着腰伸脚下地。他只能猫着腰，在他和女人睡的床顶上搭着小阁楼，三个女儿睡在上面。穿好衣服，系上最后一粒扣子，依蹠搓搓眼睛，拉亮电灯。

女人哼哼唧唧翻过身，昏暗的灯光下一排大暴牙吡咧着，象是随时准备着冷不丁要啃谁一口似的。

依扁厌恶地背过身，夜里被女人缠着，又干了一回那事，这时候腰还酸酸麻麻的。他对着稀松的板壁上一块巴掌大、残破的镜子，拿起缺了许多齿的木梳，梳了梳小分头。依扁本是十分斯文清秀的，只可惜瘸了一条腿。出门前，他摁了摁左上衣兜，摸到硬挺挺的钢笔，心里踏实了。昨天换衣服，忘了揣笔，在店里干活半天没着没落的。这支笔是他读高中的时候买的。这些年里难得写几个字，可他总要揣着它，奉若护身符。

地板也是稀松的，依稀可见浑浊僵死的护城河河水。小木屋攀着护城河岸，几根柱子支着，着实只是一个木笼子。依扁走动几步，地板缝落下去不知何物的碎渣，惊动了鱼群，那僵死的河面，叽哩咕噜活了起来。

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凡。跨出门坎，便是潮湿的鹅卵石路面的小巷。两旁是倾斜得有点滑稽的木板房。依扁刚搬来的时候，这片房子还是板板正正的。总觉得一日与一日只是单调的重复，猛不丁想想还是有些变化。你看，这两旁的房子不知在哪天衰朽了。那时候，依扁带着患过脑膜炎的女人来这里安家，女人虽有点呆傻，牙齿也暴，但身挑还好，大腿也没有这般粗大。女人接连生了三个女儿，近来，一向贪嘴的女人，不那么贪嘴了，莫非肚子里又有了？依扁早就想把女人也赶到阁楼上去，可她死皮赖脸不肯，夜夜缠他干那事，每回事后，依扁都不免生出点恶心。可他注定是她的男人，注定只能跟她干那事，瘸了一条腿的男人只值这个价。每每想到此，依扁无限感伤，更无限忿恨。

走出小巷，往右拐几步便是西门十字路口。很早以前这里立着城门。到如今人们还称他住的小巷里的人为城外入。

路口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头，挥舞着竹扫帚扫大街，扫得十分认真带劲。此人曾是省立大学校长，姓林。

依骗经过老头身旁招呼道：“林校长，早！”老头朝他感激地点点头。

依骗向来尊重读书人，虽然这个老头眼下的处境十分潦倒，依骗对他的尊重又多了几分由衷的同情。

街头很萧条，西门菜市场也很萧条，前几天造反派在十字路口真枪实弹地打，附近居民惊魂未定，赶早市的人少了许多。古城早市五点开始，这年头赋闲的人多，先是四点街头就开始活动，后来越来越早，三点钟市场里便黑压压乱哄哄的都是人。

闹革命像闹饥荒，肉要票，鱼要票，豆腐要票，每人每月的数额以两为计算单位。油条也开始收粮票，一两粮票七分钱两根油条，人们觉得划算，于是油条店天天顾客盈门，每天都有一条长龙在等着依骗开门，等他揉面，等他炸出油条来，每天总有半条“龙”买不到油条，怨声载道地散了去。

街头确实萧条，可是他看到了，他的店门外不少人，似乎比平日还要多一些。他扯了扯衣襟，努力踮起那条萎缩的脚，步子尽可能平稳些。

等待他的不是一条长龙，而是乱麻麻的一群人，依骗有些光火。“排队！排队！排好来！不排好，我不开门！”

徒弟从人群中挤出来，“师傅，有个刚出世的孩子扔在那里……”

依骗听罢，心里一颤，莫名地激动了。他很少激动，仿

佛生来就负有使命与世人作对，他恨所有健全的人，可这时刻真的激动了。他掰开人群挤了进去！地上有个红色的襁褓正轻轻蠕动着。

“这么多人围着，就不会抱起来？冻死了怎么办？！”

他抱起襁褓，搂进怀里，挤出去，对徒弟吆喝道：“开门！”

依扁钻进门洞，折过身将门拴上。坐定了，拨开盖在襁褓上的布片，一张红嘟嘟的小脸露了出来，婴儿眨巴着眼帘，终于睁开眼睛。依扁看到一双黑晶晶的眼眸，心里又是一颤，又是一番激动。

婴儿咧着小嘴，茫然地拱着找奶吃，努力了许久，咧开嘴，皱起眉头哭了。声音极小，却极有感情，极委屈，极伤心。依扁素来铁石心肠，竟也被感染得有点委屈，有点伤心了。

他站了起来，瞒着脚在狭小的店堂里转一圈，目光四下搜巡着，半晌找不出个办法来对付怀里哭闹着的婴儿。

他有三个女儿，却想不起孩子们是怎样带过来的，每回女人一喊肚子痛他就把邻居五婶叫来，自己一走了事，等他回家来女人的肚子已经瘪了下去，一对奶鼓得象两座小山压在胸脯，他的女人奶水极好，足可以喂饱两个孩子。

徒弟将炉堂烧起来，拍着手走过来。

“师傅，解开看看，是男崽还是女崽？”

依扁正无所适从，听了徒弟的话，不加思索地抽开包扎襁褓的布条。

一张折得齐齐整整的红纸片掉了下来。

徒弟捡起，凑着灯光读道：

“女，生于丁未年十月初八午时，……嘿，女崽！师傅，给放回门口，看谁家想要女崽的……”

依扁板着脸，脑门上青黄的皮肤突起了粗粗的血管。

“我要！”

“真的？师傅，你家女崽还嫌不够呀？”

“我想要！”

依扁的声调很轻却很坚决。

徒弟吐了吐舌头，不再说话，他历来害怕不苟言笑、脾气古怪的师傅。

店门外开始骚动，有人擂打门板，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按惯例，师徒俩先开了店门才开始揉面做活，买油条的人围着观看，时间才好打发。

“今天，你自家做活，少炸点……”

依扁抱着婴儿，钻出小门洞。

徒弟奇怪地目送走师傅，然后懒懒地御下一块块门板。

这时，街头已是人山人海，买油条的，买蔬菜的，买豆腐的人全挤了来。

3

依扁的女人玉妹刚起床，披散着头发，几层衣襟敞着，晃晃荡荡。和往日一样，她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是将昨晚沉入河底的网罾收起来。

小巷里家家户户都有网罾，小河里网罾连着网罾，密密匝匝。

依扁家在上游，自然是近水楼台，得天独厚。玉妹户口在农村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口粮，靠着这具网罾，每天多则有

十来块钱收入，至少也有一两块。家里的日子过得窝窝囊囊，但还不是十分拮据，依扁也还烟酒茶样样占全。

三个小姑娘，一个挨着一个蹶着屁股从小阁楼里爬下来。她们长得象母亲。象极了。那暴牙，那大而呆滞的眼睛，那不论何时何地总咧着的下巴和缩紧着的脖子。

老大动手做饭，土灶垒在门外，水缸也摆在门外。须臾锅里的粥便扑腾开了。

天还没亮透，小巷里家家户户门前的灶膛火光映火光，十分热闹。

依扁趑回来，女人正哼着小调，只要是睁着眼睛，她的嘴就小调不绝。乡下人哭丧，贺喜有各色各样的小调，哼罢丧调，哼喜调。

“依妈呀，女人仔好苦命呀，嫁个十八郎呀，拳打又脚踢呀……”

起了网罟，白晃晃的鱼儿活蹦乱跳，玉妹抓起长杆小网将鱼捞起来。

“依爹，回来了！”老二叫道。

“依爹，这是什么？”老三指着怀里的襁褓。

孩子们围上来。

“去，去，滚去！”依扁坐到床沿，小心翼翼地伺弄小婴儿。

“拳打又脚踢呀，一、二、三……十条！”

玉妹哼着哼着突然叫了起来。

小女婴依旧哭着，有气无力象一只刚生下的小猫仔。依扁又慌又乱，真不知如何是好。自家的三个孩子，是怎么落生，怎么长大，都想不起来，尽管她们一直生活在他的眼

皮底下。

女人拎着水桶转过身，高兴地嚷嚷：“十条！看，这么大的十条！”

“去弄点吃的喂她！”依扁对玉妹下命令时目光也没舍得离开小女婴。

女人放下木桶，当她辨清丈夫抱的是一个婴儿，叫了起来：“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少啰嗦，去给她弄吃的来！”

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“‘卡’的。”

“男崽？”玉妹有点高兴，她是乡下人，很知道生男孩的重要，也很为自己一肚子下来的都是女孩懊恼。

“女崽。”

“女崽？‘卡’来做什么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？去，给我喂好来。”

玉妹从桌上拿过一个大海碗，哼着小调，迈出门槛，从锅里舀一碗米汤。她已经习惯于听从丈夫的意志，她的大脑寄生在依扁的脑壳里。

“加白糖！”

“白糖？”玉妹觉得很陌生似的，“没有呀。”

“去买。”

玉妹哼哼唧唧抓了钱走了。

依扁用调羹蘸点米汤，吹凉了，轻轻地碰触女婴的小嘴。孩子立刻停止了啼哭，偏过脸贪婪地吸吮着。

依扁感动得想哭，他一手搂着襁褓，一手不停地往孩子嘴里送米汤。

玉妹没买到白糖，那时候白糖也要票，一年发一次，他们家从来不用白糖，糖票早不知哪去了。她在街头转一圈，赶早市的人们还在为这个弃婴沸沸扬扬。玉妹捡了几句话，回来说给丈夫听。

“人说，这女崽命里克爹妈，她爹病得要死了，她妈听了算命先生的话把她扔了……”

依骗眼珠子一瞪，“胡说八道！”

玉妹本来也不过是捡了几句话，说说而已，被丈夫一吆喝，就不再朝下说，哼着小调提起木桶去市场卖鱼。

依骗管女婴叫“卡卡”。这个晚上，玉妹被依骗推着揉着赶到小阁楼上跟女儿们挤在一块睡觉。半夜里她摸下来，想跟丈夫干那事。依骗令她为卡卡换块尿片，又赶她上阁楼去。

第二天，破旧的马蹄钟比平日早半个小时闹响，依骗为卡卡喂一顿米汤才一瘸一拐地走出小巷去炸油条。

4

依骗靠着米汤白糖将卡卡喂到六个月，玉妹又生下一个女孩，依骗要玉妹给卡卡喂奶，玉妹的奶水好，多喂一个孩子倒是足够，可是卡卡死活不肯吸吮，扭着脑袋拚命躲那一对白生生的大奶，泪汪汪地求救似的巴望着依骗。

“你给我用心喂！”

“她不肯吃呀。”

“喂！”

玉妹用劲将奶头堵进卡卡嘴里，卡卡楞了一下，“哎哟！”玉妹尖叫起来，身旁刚落生的女孩吓哭了，卡卡松开嘴，玉妹的奶头沁出了丝丝鲜血。

依骗抱过卡卡，拨开她的小嘴，乐了：“嘿，卡卡长牙了呢……”玉妹疼得嗷嗷叫唤，他全然不管。

此后，依骗要玉妹每天挤出两茶缸奶水，他用调羹喂卡卡。

卡卡长得白白胖胖，圆溜溜的眼珠，黑的发亮，白的发蓝，刚满十个月，见了依骗就喊“爹”。依骗爱卡卡爱得发疯，油条店只卖早市，上午八九点钟关店赶回家，全心思照料卡卡。他戒了烟酒，为卡卡买衣服，买玩具。在那动乱的岁月里，卡卡的生活水准要远远超过什么高干高知的孩子。

刚闹“文革”的时候，依骗在区饮食公司造反派里是个小头目，大小批斗会上都表现得活跃，还剪过公司书记的“阴阳头”。有了卡卡，他把“革命”都忘了，不知哪天“司令部”免了他的职，成了逍遥派。

小巷里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，男人担水，女人淘洗全都挤在一块。卡卡一直是水龙头边的热门话题。玉妹凑在人群里无话不说。她说自从有了卡卡，依骗就不肯跟她困觉。几个老阿婆教她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她每每绘声绘色地将“实验”过程如实向众人秉报。为玉妹接下四个女儿的五婶在小巷里很有点权威，她说卡卡准是什么妖精转世的，大伙信服。卡卡长得太完美了，特别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。更可以作为依据的是：卡卡才一岁多就能认下不少字。依骗喜欢当着众人捡块瓦片在地上写字，什么“牛、马、兔”，“万寿无疆”，卡卡全能一字一顿地读出来。依骗自然是得意的不行，乡里们暗地里为他捏着一把汗，总觉得某一天会突然生出什么事来。这里住着三教九流，捡破烂，蹬三轮，卖膏药，种种色色，独独缺少读书人。依骗读过高中，在乡里眼

中比今日听说某人留洋读出硕士、博士还稀罕。小小的卡卡居然会认字！不是妖精，还能是什么？

卡卡跟玉妹及几个姐妹格格不入，尽管是一起生活，在高不过两米，面积不足十来平方米的小木笼里，卡卡从不拿正眼瞅她们。爹不在身旁，她不吃不喝不吭声，待依骗回来，父女俩有说有笑，他们拥有一个乐园，外人无法涉入。

闹钟一直拨在凌晨两点半，卡卡总是跟着醒来，洗过脸漱了口依骗喂她吃一顿，或是甜米粥，或是玉妹挤下的奶水，或是鱼汤细线面。然后卡卡咂巴着小嘴，安详地钻回被窝接着睡，睡到依骗卖完油条回家来为她梳小辫、穿衣服。

玉妹每天照例披散着头发将网罟里的鱼捞到木桶里，照例要哼小调，照例贪嘴。自从依骗不搭理她，日子挺难熬，特别是夜里，但她不懂得生气，更不会发脾气。小木笼里象是住着相安无事的两家人。

这天，依骗安顿了卡卡赶早市去，玉妹从小阁楼下来，见卡卡枕边放着一盒饼干，大喜过望，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。卡卡的食物总是被依骗锁得死死的。玉妹蹑手蹑足走上前，伸手就抓，面壁睡着的卡卡突然转过身，一把摁住饼干盒，气虎虎地瞪着玉妹。玉妹咧着大暴牙陪着笑脸，一只手僵在半空中，“乖卡卡，分我吃一块饼干，行吗？”玉妹要自家的女儿称她妈，对卡卡很见外，她有点怕卡卡。

“不！”卡卡仍旧不依不饶地瞪着玉妹。

“分一块，就一块……”玉妹竖起一截手指。

卡卡抱起饼干盒，背过身不搭理玉妹。

玉妹趴下，凑近卡卡，还想求情。卡卡抬起小手，啪，一巴掌打在玉妹脸上，这一下可不轻。玉妹只好咽了咽口水。